

骈俪·声律·焦虑:李白供奉翰林的行乐演绎及其贵游困境隐喻

许东海

摘要: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宫中行乐词》《梦游天姥吟留别》以丽辞书写所标示的谪仙追梦长安,始于行乐,终竟失乐的梦幻隐喻,成为其贵游身影与谪仙困境的重要前后对照示意图绘,可以视为诗仙李白长安追梦之旅及其情志焦虑的重要文学隐喻。也正是本文所尝试观照与诠释之论述旨趣所在。其中具体借由骈俪、声律、焦虑三者综合又彼此互涉,从而映现诗仙李白供奉翰林文学侍从短暂生涯,并且深具行乐与失乐彼此互涉,又表里相应的“美丽与哀愁”贵游困境隐喻。

关键词:李白;贵游文学;《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宫中行乐词》;《梦游天姥吟留别》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8)01-0056-10

作者简介:许东海,政治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台湾台北)。

一、绪论 骈俪与飘逸:诗仙李白供奉翰林贵游文学与文化隐喻

骈文是中国文学语言特色最华丽的一种书写体类,其中固然经由历史长河的自然流变,更关键的则属士大夫文学传承变创的精彩绝艳,于是我们若就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序列观之,显然六朝阶段正是文体与文论彼此辉映的首一经典坐标,其中如刘勰《文心雕龙》既体大虑周地体现当时骈文骈俪、声律及用典三大主要审美论述,同时此书也是六朝骈体书写,此外有关骈文风潮在六朝的蔚然兴盛,实质上尤其攸关汉赋鼎盛,及其对魏晋南北朝文体辞赋化的重要濡染渗透趋势,于是六朝文体普遍赋化,臻至成为骈文风潮蔚然郁兴,无论从骈文的形成要件,与作者遣词用心面向观之,都攸关汉魏六朝的文章赋化的流变趋势^①。故此对于唐代以来,一方面深受初唐以来六朝文风的传统熏陶,乃至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三拟《昭明文选》,并且

传世文集中还留下《拟恨赋》及几篇六朝小赋的具体创作,甚至盛唐之际同时交游的诗圣杜甫,也称述李白诗歌“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上述种种唐人载叙,实已历历如绘地勾勒出诗仙李白一方面固然传承蜀乡先贤陈子昂以汉魏风骨为宗的文学复古大纛外,甚至揭橥“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的文风思辨论述。时颇潜心深究于六朝文学,并曾自称“一生低首谢宣城”,上述种种文学载叙及其本人自述,都一一见证诗仙李白绝非一味扬弃六朝文风,独钟汉魏风骨的大唐诗仙,其中适足映现李白对于六朝文风的因革及其复变^②。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仙李白向以“豪放飘逸”为其代表特色,并且文如其人,相得益彰,其中“豪放”主要体现为盛唐气象的宏衍开阔,而飘逸则尤重展现超俗不凡、变正为奇的非常取向,唐宋以来如殷璠、杜甫、王安石、严羽诸家的相关评论可谓不一而足^③,然而就李白早年

① 参见简宗梧《赋与骈文》,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第2~30页。

② 参见拙文《李白对六朝文风的因革》,《诗情赋笔话谪仙:李白诗赋交融的多面向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266~296页。

③ 参见拙文《从李白赋论李白诗歌的时空特色·前言》,《诗情赋笔话谪仙:李白诗赋交融的多面向考察》,第38~39页。

在安陆时期所撰《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所揭示的梦想蓝图而言^①, 毕竟是以追梦长安、辅弼君王, 并臻至“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实现其兼济盛世然后功成身退的志业鸿图, 方始以潇洒出尘之姿, 追步“陶朱、留侯、浮五湖, 戏沧洲”。然则诚如李白此一人人生梦想蓝图中所揭示的自我写真“近者逸人李白, 自峨眉而来, 尔其天为容, 道为貌, 不屈己, 不干人, 巢、由以来, 一人而已。”^②如是庶几乎以谪仙自视的李白, 固然绝非以“一朝飞腾, 为方丈蓬莱之人”画地自限, 反之, 始终以大鹏自喻的谪仙人生梦想坐标, 显然仍是以振翼高举、追梦长安为其首要鹄的。

诗仙李白俨然即是以借由此篇山岳神旨的骈俪移文, 正式向世人宣告其谪仙追梦蓝图及其谪仙形象自我写真的自我写真, 其中所谓“逸人李白”绝非简单寻常的仙道隐逸指涉意涵, 而是涵摄纵逸不拘的非常李白, 然则无论如何向以豪放飘逸见称的诗仙李白, 当他历经攀龙长安、漫游、干谒种种波折, 终得以在玄宗天宝元年秋夙愿以偿地深获玄宗赏识召见于长安, 从而展开上述李白人生蓝图的重要实践及其转捩关键, 据唐代范传正所撰李白墓碑文之载叙:

常欲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由是慷慨自负, 不拘常调, 器度弘大, 声闻于天。天宝初, 召见于金銮殿, 元宗明皇帝降辇步迎, 如见园、绮。论当世务, 草《答蕃书》, 辩如悬河, 笔不停缀。元宗嘉之……德音褒美。褐衣恩遇, 前无比俦。遂直翰林, 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 多陪侍从之游。^③

诚然甫入长安, 召见金銮并由此供奉翰林的诗仙, 若可“专密命”, 并进而献替玄宗, 竭思司言之任, 复“陪侍从之游”, 应该得以逐步实现“逸人李白”的士人生涯及其梦想蓝图, 然而问题则在李白于前后二年的供奉翰林生涯里, 若从现有的历史相关文献, 尤其是李白所传世的诗文集加以观照, 天宝初年翩翩来去的李白, 显然是“多陪侍从之游”, 而罕见有献替君王,

常“处司言之任”以辅弼君国的具体载记, 故初入翰林的诗仙李白, 即使如李阳冰所称, “置于金銮殿, 出入翰林中, 问以国政, 潜草诏告, 人无知者”。然而终竟不免吉光片羽, 稍纵即逝, 故李阳冰《草堂集序》乃谓“丑正同列, 害能成谤, 格言不入, 帝用疏之”, “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 谓公谪仙人, 朝列赋谪仙之歌数百首, 多言公之不得意”^④。

由上述唐代同时且见交往的李白重要文献所载, 诚然供奉翰林期间前后二年左右的诗仙李白, 大体是以文学“多陪侍从之游”, 而罕见“司言之任”的长安身影, 对照《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所歌乐的追梦长安、辅弼君王的诗仙鸿图进路, 可谓乖违舛误, 于是如范传正所述“既而上疏请还旧山”, 终竟铩羽而归的遗憾, 其中固有脉络可循, 但从“逸人李白”的才性及其文学特质观之, 范传正所述李白当时“以为千钧之弩, 一发不中, 则当摧撞折牙, 而永息机用, 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便显得赐金还山一事水到渠成, 势有所至, 唯值得寻思细绎者, 乃在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之文又称:

脱屣轩冕, 释羁縻锁, 因肆情性, 大放于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 取其昏以自富; 作诗非事于文律, 取其吟以自适; 好神仙非慕其轻举, 将以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 遣余年也。^⑤

从其语境而言, 固然主要指陈李白赐金还山, 并富于诗仙“豪放飘逸”特质的人生告白与未来前瞻, 然则却由此具体而微地对照出李白供奉翰林时期, 以“多陪侍从之游”为主的仕宦身影及其谪仙情志隐喻。

当李白深富六朝骈俪的文学风采造诣, 于天宝之际, 夙愿进入长安, 供奉翰林之初, 以文学侍从的主要士人身份及职能, 又体现为贵游文学历史中, 惯见的奉诏宫中行乐书写, 甚或从事无可抉择, 亦不可避免的宫体书写, 其中骈俪的语言形式, 当然包括声律或用典的铺排及

① 参见拙文《山神·先贤·谪仙: 李白文的寿山、东山隐喻及其自我写真》, 《古典文岳文学论集》, 台北: 文津出版社, 2014年, 第47~52页。

② 参见(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1851页。

③ 参见(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卷引, 第1446页。

④ 李阳冰《草堂集序》,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1, 第1446页。

⑤ (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1463页。

演绎,对于这位不拘常体,又以“豪放飘逸”见称的诗仙李白而言,既是一种宫廷贵游文学风华再现的华丽游戏,却也是贵游宫体的文学传统的既定文律。同时,借由李白出蜀后寓居安陆十年,借由骅骝、赋笔合流的寿山论述,所铺陈的长安梦幻蓝图而言,如是的“多陪侍从之游”,反之却憾于将“处司言之任”的李白形同一场李白借由以骅骝书写为经,以声律及赋笔等六朝文体为纬的诗仙长安追梦之旅,贵游宫体文学基调的华丽演绎。然则面对如是的情境,就诗仙李白的梦想蓝图而言,是否意味着即是一场名为“当骅骝遇见飘逸”的书写困境隐喻与其长安情志焦虑。

二、骅骝与声律:李白供奉翰林的行乐演绎与六朝文体

诗仙李白诗歌向来不似诗圣杜甫,颇以声律之工整细密见长,甚至薄视专求声律的作品,然而这并非意味李白不娴于声律能事,其中主要应出自李白豪放飘逸、不拘常调的创作态度,因此当李白于天宝元年秋入京供奉翰林的次年,以“多陪侍从之游”的身份,面对君王贵游的奉诏书写之际,以骅骝与声律为主的六朝传统能事,诚然无可避免地成为李白当时文学侍从身份及其职能的重要展现场域,其中撰于天宝二年的《宫中行乐词》组诗系列,即是李白诗文中体现骅骝与声律兼美的最重要创作阶段。

李白供奉翰林时期,主要乃以文学侍从身份从事奉诏书写,诚然与其身份及贵游职能攸关,而李白平生近百首的五律诗,早于开元十三年迄至十六年,即已颇不乏声律工整、复不失黏对规律的标准五律诗作,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渡荆门送别诗》等,其中自然亦展现骅骝相应的清丽文采,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间两联的“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迄至李白于天宝初年入京长安,供奉翰林时期的五律仍有25篇符合标准格律的作品,其中天宝二年源自奉诏应制的《宫中行乐词》八首,适成为李白融合骅骝与声律的代表见证。据五代孟棻《本事诗》所载,攸

关李白诗的声律问题:

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促于声调俳优哉。”……玄宗闻之,召入翰林。……尝因宫中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擎。律度对属,无不精绝。^①

由是观之,李白奉诏所撰的《宫中行乐词》组诗,既源自天子玄宗与文学侍从以诗歌共舞的贵游行乐,并且更是一场攸关宫体声律与李白诗技的文学挑战及验证,因此从《宫中行乐词》组诗上述深具特殊意涵的创作背景看来,这组诗对于向以豪放飘逸为调的诗仙诗歌风格而言,似乎存在着扞格不入的可能,反之,却也体现出李白诗歌长久以来为历代读者所忽略骅骝、声律与宫体的六朝文学深厚造诣,并且由于《宫中行乐词》组诗的完美演绎与才学展现,不仅更形见证唐玄宗眼中李白供奉翰林“多陪侍从之游”职能的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对于诗仙李白而言,即使曾于诗歌声称“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②;又如孟棻《本事诗》所引李白之语谓“齐梁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③,然则从表这类攸关六朝文学中骅骝、声律及宫体的重要创作命题,似乎为李白所鄙视不屑的六朝文体特质,固然非李白展现“豪放飘逸”基调的主要诗歌范畴,却也绝非他敬而远之、弃如敝屣的文学荒野。

诗仙李白固然薄视六朝文体中专务骅骝、声律,甚至宫体取向的绮靡与雕饰,然而这些似乎向为诗仙李白鄙弃的六朝文学经典特色,对于李白而言,即使并非其诗歌世界的重要长项,但从他供奉翰林时期不少诗歌集中体现,李白对于六朝文学上述审美艺术的熟稔及潜研,恐

① 参见(唐)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

② (唐)李白《古风·其一》,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③ (唐)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第17页。

怕超越一般读者的刻板印象,甚至传统想象,因此尽管李白供奉翰林期间奉诏书写中,颇集骈俪、声律与宫体于一身的六朝文体取向诗歌,就其中组诗系列而言,《宫中行乐词》诚然不如《清平调》蜚声诗史,享誉古今,然而相形之下,若就上述六朝文体的多元审美及沉潜心力学意涵而言,《宫中行乐词》实质上更能具体而微地展现诗仙李白对于六朝文体既深潜又品鉴的重要文学观照侧面,应值得重新加以审视及评点。

李白撰于天宝二年的《宫中行乐词》八首^①,据清代王琦注本,题下原注“奉诏作五言”,此外据安旗编年本,以唐代写本中录“小小”“卢橘”“柳色”三首,并题作《宫中三章》,并且署名“皇帝侍文李白”^②,其中显然可见李白以文学侍从之姿奉诏应制,并成迥异平生诗歌“古多于律”创作取向,展现娴熟于骈俪、声律、宫体等创作能事,因此《本事诗》载此一组诗尤见李白“律度对属,无不精绝”的六朝文体深厚造诣,因此回归李白文集中《宫中行乐词》八首的诗歌文本,其中展现六朝骈体审美书写的骈俪与声律,乃至宫体取向的具体举隅,应可略窥其貌,从而洞鉴诗仙供奉翰林侍从应制之际,早期浸染的六朝文学,乃至《选》赋习拟锻炼,对于长安贵游侍从生涯的重要依据,甚至水到渠成而左右逢源。

《宫中行乐词》既为向以“古多于律”又薄于声律著称的李白,为供奉翰林“律度对属”的精绝五律见证,其中的骈俪与声律,诚然值得加以审视。以下试以《宫中行乐词》八首的前三篇五律为例,观微知著,分析李白如何展现其潜研深谙骈俪与声律的六朝文体诗艺: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
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其一)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其二)

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

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
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其三)

首先就六朝诗歌永明体,深究诗文声律,迄至唐律诗成立的骈俪属对而言,五律开首两句,基本上并未要求首联二句前后对仗,以此检视李白《宫中行乐词》的前三篇,全部出之以骈俪对句,即使纵观其后五篇首联,至少也有高达五分之三,力求骈俪对属,如《其五》“绣户香风暖,纱窗曙色新”;《其七》“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其八》“水绿南熏殿,花红北阙楼”等,因此整体而言,李白现存可见的八首《宫中行乐词》,高达四分之三之五律,刻意追求首联即以骈俪落笔,其中若非李白对于以骈俪为宗的六朝文体深加潜研,何能如此援笔立就,精绝超逸;其次,就这六篇五律而言,首八句假若首联即出之骈俪,加上中间两联,亦全部符合唐代律诗的骈对法则,除末联归束诗旨外,前此高达四分之三的三联六句,皆为骈俪对偶之笔法。

换言之,就此《宫中行乐词》八首而言,若能全部同时展开榜示,则无论纵横视角,皆同样呈显四分之三,即百分之七十五之骈俪对句;如是横看竖观皆为高比例的骈俪笔触,一方面固然是李白长久濡染六朝骈俪的水到渠成及其才学示现,其实亦复是李白供奉翰林时期以文学侍从身份,参与君王宫中行乐及其贵游文学创作,所无可避免的传统职能与历史文律,然则相形之下诗仙李白称职而又令人惊艳的骈俪演绎,固然是令玄宗及宫中僚属心悦诚服,甚至掌声响起,却亦积渐隐然诗仙李白追梦长安的另类困境情志隐喻。

三、行乐与平仄:李白《宫中行乐词》 《清平调》的宫体声律与贵游定律

李白于天宝初年终得似大鹏振翅,攀龙长安,供奉翰林,其中诚然相对于“将处司言之任”的仕宦想望,从相关历史文献观之,几乎付之阙如,相形之下,更多沦落为“多陪侍从之游”的贵游侍从及其相关诗歌书写,其中撰于初入长安供奉翰林次年春夏之际的《宫中行乐

^① 据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引《才调集》前后所载,谓“合之则为李集之《宫中行乐词》八首,因知《本事诗》所谓《宫中行乐词》十首,五代时已佚其二焉。”

^② 同前注,《宫中行乐词》解题引文,第442页。

词》八首、《清平调》三章,前后辉映,且深富六朝宫体色彩,可谓如出一辙。这两组诗的宫体书写更成为李白供奉翰林期间,实际身份及创作职能的代表性集中呈现。

李白《宫中行乐词》除了体现上述浓厚六朝文体的骈俪书写取向外,就唐代新体的基本格律平仄二元的基本规范加以考察,同样当仁不让,工稳精丽,几乎无懈可击,从而展现李白虽薄视声律,却娴熟诗歌声律的另一诗仙侧影,尤其值得特别关注之处,又在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中,还在每篇八句中非平声韵脚的基数句末字声调,不仅平仄符合唐代近体基本格律,并且还几乎完美含括上、去、入三声,并与平声韵脚彼此呼应结合,从而联袂呈现四声分明且完备的永明声律基本精神及其声调取向,就上所举“其一”到“其三”前三首,五律观之,前后八句末字分别呈现下列组合序列(其中平声为韵脚):

入/平 /去/平 /上/平/去/平
(其一)

去/平 /去/平 /上/平/入/平
(其二)

去/平 /入/平 /上/平/入/平
(其三)

即使就现存八首整体加以考察,其中除了“其六”呈现以下四声分布序列:上/平 /去/平/上/平/去/平,句尾独缺入声调外,其余七首五律,皆明显涵盖完备四声的呼应,从而彰显李白虽一面声称面对六朝文体宫体取向,乃至拘挛永明声律的不足为法,如《本事诗》中引诗仙论诗,所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声律”,从而高揭“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文学大纛,若就李白《宫中行乐词》此一骈俪及宫体书写,乃至出现超越基本平仄规范,进而注重四声分配,又兼备“律度对属,无不精绝”的六朝文体审美展现事实,适足以对照出上引李白诗论,尤其针对六朝文体审美特质的批评局限性及商榷性的重要意蕴,同时亦复映现李白诗歌对于六朝骈俪因革变创的两面性,其中永明声律在李白五律的实际创作运用里,依然体现其既涵泳潜研六朝声律^①,却又亟思因革变创

的另一观照侧面,从而呈显诗仙李白文学复古职志之外,深具飘逸不拘精神取向的另一文学与文化底蕴。

无论《宫中行乐词》或《清平调》的撰成,基本上皆源自李白奉诏应制之作,并且成为其极力展现宫体骈俪与声律兼备诗艺的重要演绎,这两组作品除上述《宫中行乐词》的声律特色外,《清平调》三首也同样体现李白对于诗歌声律的驾轻就熟,不遑多让,清平调前后三篇展现李白对近体七绝声律的完美掌握,并且又结合宫体书写的乐府诗歌,备受历代诗论家所称誉,其中就当时《清平调》三首的乐曲音调性而言,固然涉及音乐曲调,但据前代相关载叙看来,如是宫体乐府书写基本上并无需出之以新体七绝的严整平仄格律,然则从李白《清平调》三首已然符合标准完美的七绝格律规范,其中适足展现李白因难见巧的声律诗艺,五代欧阳炯于其《花间集序》即明白指陈李白奉诏应制的《清平调》,实质上为深具贵游宫体文学书写的乐府歌词,大体上应无需关涉近体格律之要求,且为六朝宫体诗歌徐陵所主编《玉台新咏》一类缘情绮靡之作: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②

就唐宋有关李白《清平调》创作背景观之,主要以乐府宫体之姿,搭配李龟年的清平乐调制作,就其创作情境而言,即使攸关宫商乐调与文字抑扬的问题,但基本上并无必要采取新体格律,更何况李白几乎完美展现唐代七绝的平仄声律范式,因此尽管唐代诗人的七绝虽往往可以入乐吟唱,但就李白与李龟年一诗一乐的双李连袂演绎而言,李白《清平调》三首前后标准七绝声律书写,恐怕更出之以李白逞才示学,甚至因难见巧的自我展现,作品成果的律度精绝及宫体清丽,诚然完美体现他供奉翰林之际,文学侍从身份的职称扮演及贵游效能,故证以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引唐代李浚《松窗录》论述当时

① 参见拙文《从永明体论李白诗律之复古》,《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1996年第1期。

② 参见(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叙》,赵崇祚编《宋本花间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60年。

重在诗、乐综合,词曲兼胜,其中主要关键反不再七绝声律之上,故称引《松窗录》载记谓:

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焉用旧词为?”命龟年宣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承诏赋词,龟年以进,上命梨园弟子约格调、抚丝竹,促龟年歌。^①

王灼承此唐人笔记所载,进而阐述如下:

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盖古乐取声律高下令为三,曰清调、平调、侧调,此之谓三调。明皇止令就择上两调,偶不乐侧调故也。况白词七字绝句,与今曲不类,而《尊前集》亦载此三绝句,止目曰《清平词》,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绝句耳。此曲在越调,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钟宫、黄钟商两音者,欧阳炯称,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往往是也。^②

由是观之,李白《清平调》以曲填词,本不以新体七绝的平仄格律请求为重心,然则从李白传世的《清平调》三首律度精绝,显然与汉魏以下,尤其六朝贵游文学谱系中每以骈体、永明体、宫体等相关审美特质,及其逞才示学以竞奇争雄的创作心理攸关,从而映现李白《清平调》与前述《宫中行乐词》创作的贵游文体及其审美取向,因此借由李白天宝二年奉诏应制的《宫中行乐词》与《清平调》两大代表宫体组诗书写,适足洞鉴诗仙李白对于骈俪、声律、宫体等六朝文体重要文学审美传统素养,及其诗律诗技能事的潜研深诣与得心应手。

四、骈俪与模拟:李白《宫中行乐》 《清平调》书写的贵游身影与赋学底蕴

从文献及李白诗文集观之,“多陪侍从之游”显然乃是李白追梦长安供奉翰林前后二年左右时期,集中体现贵游侍从创作职能的经典示现,其中综合骈俪、声律、宫体的重要审美素质,正是得力于汉魏六朝及其文体之因革流变

历史进路加以观照,不难洞烛其间李白的上述六朝文体审美能事,应与他长期企慕学习巴蜀汉赋先贤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两汉大赋,臻至于汉魏六朝赋学如江淹、鲍照、庾信等人的抒情小赋的模拟学习密切相关,据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李白曾颇潜研《文选》赋:

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③

据传世的李白全集仍可见其《拟恨赋》,其中固然可见对于江淹原作骈俪成章的翰藻丽词之模拟改写,然则相对于江淹原作,李白更富于融合骈俪与声律之笔,踵事增华,例如江淹与李白皆以汉代后妃之恨的书写一段: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日白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④

若夫陈后失宠,长门掩扉。日冷金殿,霜凄锦衣。春草罢绿,秋萤乱飞。恨桃李之萎绝,思君王之有违。^⑤

若将江淹李白、李白前后对照,显得李白无论就骈语丽词,或声色铺陈,乃至前后对应的声律抑扬,更加研炼工巧,其中两者平仄的主要节奏大体表现如下:

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江淹)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李白)

由段成式所揭李白曾三拟《选》赋,加上李白传世的西汉大赋及六朝小赋多篇作品,其中大体可见李白借鉴前代赋家经典名作的赋学沉潜颇为深富,两汉以下,魏晋南北朝文章基本上已是普遍呈现辞赋化^⑥,从翰藻丽辞的语言审美取向,甚至于从语言形式的骈俪组构,臻至于声律形式之抑扬对应及音声迭代,乃积渐出现齐梁沈约等人永明体声律的相关论述^⑦,成为

① 参见王灼《碧鸡漫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② 参见王灼《碧鸡漫志》卷5。

③ 参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部》前集卷12,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④ 参见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⑤ 参见(唐)李白《拟恨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784页。

⑥ 参见王梦鸥《汉魏六朝文体变迁之一考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7年,第67~82页。

⑦ 参见拙著《永明体之研究:以沈约文论及其作品为主的讨论》,台北: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1年。

六朝骈体由丽辞追求扩展为丽声审美的另一赋化进程,同时六朝文士如是在语言艺术上踵事增华,甚或变本加厉的雕饰妍求,正与汉魏六朝以来贵游文学风潮牵动文体流变息息相关,换言之,六朝文体之赋化主要取向,实际上正与文学史上贵游文学之推波助澜,亦即班固西都赋序所称“言语侍从之臣”的推波助澜干涉攸关,魏晋以下此起彼伏的贵游文学风潮,又与六朝骈体审美的蔚为主流彼此紧密扣合,依据贵游文学“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竞奇心理,在语言艺术上不免体现由文字到声律的骈俪雕饰,于此更衍生为齐梁文风由雕饰臻至放荡的宫体文学现象^①,因此六朝文体的重要赋化取向,不仅攸关历代贵游文学的创作特质,更据此成为骈俪、声律,甚至宫体文学风潮的重要关键。

由是观之,李白供奉翰林“多陪侍从之游”,从而奉诏应制撰写的《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本质上正是骈俪、声律、宫体三位一体之贵游文学风华再现,并且成为李白追梦长安、供奉翰林的主要创作身影的经典示现。至于李白这类展现贵游文学侍从重要能文本事的渊源及根柢,诚然应与前揭段成式所指李白曾三拟《选》赋的潜研学习攸关,因此根据上述李白集中《拟恨赋》对于江淹原作的变创书写特色,乃至于争雄巴蜀汉代赋学前贤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仿汉赋体创作,如《大猎赋》《明堂赋》等,仍可略窥其进一步追求骈俪与声律并美的雄心鸿图,故其《大猎赋序》亦揭明其辞赋创作观照:

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义归博达。……而相如、子云竞夸词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议。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②

而李白仿汉赋的作品,即使篇幅不短,却又往往较诸司马相如、扬雄宫殿苑猎大赋,更富于骈俪与声律的讲求,例如《明堂赋》《大猎赋》之章节段落俱不乏此一书写特色:

则使轩辕草图,羲和练日。因子来于四方。富弹税于万室,乃准水泉,攒云梁。罄玉石于陇阪,空瓌材于潇湘。巧夺神鬼,高穷昊苍。听天语之察察,拟帝居之锵锵,虽暂劳而永固兮,始圣谟于我皇。^③

云罗高张,天网密布。置罟绵原,峭格掩路。螻蛄过而犹碍,螭螟飞而不度。彼层霄与殊榛,罕翔鸟与伏兔。^④

故清王琦注《大猎赋》乃援引元人祝尧《古赋辨体》并谓李白仿习汉赋之际,主要出之以六朝赋体骈俪、声律之变造,对照两汉扬、马古赋已多相出入:

《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辞,多相出入。^⑤

另据祝尧《古赋辨体》评李白《明堂赋》谓:

赋也,实从司马、扬、班诸人之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若论体格,则不及远甚。盖汉赋体未甚俳,而此篇与后篇《大猎》等赋,则悦于时而俳甚矣。^⑥

至于李白平生借由赋体书写,体现诗仙自我写真的《大鹏赋》,虽就其命题旨趣,乃是脱胎换骨《庄子》寓言,但李白虽然出之以骈俪、声律与赋笔三位一体,作为其展现汉魏六朝赋学造詣的经典示现,例如以下一段书写宛如六朝辞赋的风华再现:

焯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蒙沙昏。五岳为之震动,百川为之崩奔。尔乃蹶巨壑,摩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转九万以迅征。背巢太山之崔嵬,翼举垂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天矫,排阊阖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

这段文字,基本上完全出之以骈俪文体书写,不仅文句前后对仗,甚至往往夹入当句对的变化,诚可谓六朝丽旨的风华再现。此外,李白《大鹏赋》尚大量依据六朝永明体声律,以音节

① 参见王梦鸥《雕饰到放荡的文章论》,《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第137~151页。

② (唐)李白《大猎赋序》,《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816页。

③ (唐)李白《明堂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792页。

④ (唐)李白《大猎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825页。

⑤ 参见《大猎赋》王琦注引祝尧论,《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840页。

⑥ (元)祝尧《古赋辨体》,《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卷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07页。

前后低昂抑扬及其浮声切响的声律基本对应原则,近乎完美地加以运用实践,例如除了平/仄与仄/平;或仄/平与平/仄的前后音律呼应外,李白的赋篇往往亦变化为平/平(仄/仄)与仄/仄(平/平)的前后平仄抑扬对应,基本上已具体而微地映现六朝永明声律的基本文学审美及其中心旨趣。由此观之,借由李白对于秦汉魏六朝重要经典于一书的《昭明文选》赋而言,李白不仅借凿了汉魏六朝重要赋家及赋篇经典的历史成果,甚至进一步加以踵事增华,企图争雄于汉赋蜀地先贤司马相如、扬雄,或则六朝江淹、鲍照等代表名家,其中骈俪与声律的熔铸变创,显然应是李白亟欲争雄古代前贤经典赋篇的重要技艺及其创作策略之一。

其中尚值得关注者,又在赋篇较诸散文尚有如诗歌的叶韵问题,因此不难想见当诗仙李白潜研于《选》赋及六朝名家,正如杜甫诗《春日怀李白》所称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论述,诚然除了诗歌范畴的典范借鉴,其中鲍照赋篇与赋化骈体之文也为选家所采入,至于《文选》因时代断限因素,无法选录由梁入周的庾信诗赋,但从李白供奉翰林时期不少以《宫中行乐词》及《春日行》一类宫体诗歌,其中往往映现庾信宫体赋的书写身影及审美向度^①;此外,就李白对于《选》赋为中心的潜心理学,并且体现于李白传世的赋体作品艺术取向上,诸如上述以骈俪与声律为主的六朝文体特色,像以往学界所关注的李白散文佳作如《春夜宴桃李园序》《上韩荆州书》,或《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的骈俪与声律展现,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更易驾轻就熟与得心应手,其中关键尤在辞赋书写之际,尚须兼及押韵问题,因此在创作挑战上显然更能困难见巧,更加淋漓尽致展现李白源自《选》赋及汉魏六朝名家骈俪与声律的传统能文技艺,从而得以取精用宏地移植于李白供奉翰林时期,文学侍从奉制应诏而写成的《宫中行乐词》与《清平调》一类,深具六朝骈俪、声律,乃至宫体的贵游诗作。由是观之,欲沿流溯源于李白这类作品的六朝文体书

写特色,显然回归到李白赋学的考察与观照,尤其重要关键意涵。

五、追梦与惊梦:李白《大鹏赋》 《宫中行乐词》与《梦游天姥吟留别》 的骈俪三部曲及梦幻隐喻

李白在开元十三到十五年间,甫出巴蜀漫游,并客寓安陆期间,分别以骈赋与骈文体制,撰成《大鹏赋》与《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两篇,攸关李白的自我写真与梦想隐喻,并主要出之以骈体书写及其赋化铺陈,展开其深具谪仙追梦长安主题意涵的华丽进行曲,并进而与他在天宝元年供奉翰林期间重要代表诗歌《宫中行乐词》,与天宝三年李白告别长安并赐金还山后所撰《梦由天姥吟留别》等作品,一一皆颇借力于骈俪书写,成为李白以大鹏之姿追梦长安,迄至惊梦还山的梦幻隐喻,从而前后联袂演绎谪仙追梦的重要文学三部曲。

作为李白谪仙梦想的开元年间作品《大鹏赋》与《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不仅以骈俪之笔彩绘其谪仙梦图,并且也结合声律之讲究与踵事增华,例如: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
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衔木,鸚鵡悲愁于荐觞。天鸡警晓于蟠桃,骏鸟晰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②

仆包大块之气,生洪荒之间。连翼轸之分野,控荆衡之远势。盘薄万古,邈然星河。凭天霓以结峰,倚斗极而横嶂。颇能攒吸霞雨,隐居灵仙。产随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宝。罄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③

李白这两篇以六朝骈俪映现谪仙图像及其梦想写真的书写,其中大肆融合骈俪与声律及赋笔特征,成为李白文学侍从身份奉诏应制撰成《宫中行乐词》一类作品的创作依据与传统基础,因此如前文所述《宫中行乐词》与《清平调》等作品的骈体审美取向,便显得是水到渠

① 参见拙文《论李白赋对于六朝文风的因革》,《诗情赋笔话谪仙》。

② (唐)李白《大鹏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847页。

③ (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851页。

成的自然发展结果。

由《大鹏赋》《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宫中行乐词》到李白告别长安后,所撰《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贵游行乐生涯之回顾,适足以对照出李白借由骈俪书写铺陈追梦长安的前后历程与其文学三部曲,因此自李白以骈俪书写作为其追梦长安心路历程的前后文学隐喻,从而映现其中美丽与哀愁的情志意涵。正如《梦游天姥吟留别》: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①

由《大鹏赋》《宫中行乐词》与《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照于李白离开长安后所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宫中行乐词》应是其中集骈俪与声律于一体的完美体现,《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长安行乐固然仍不乏骈俪书写的既有创作取向,但整体而言骈俪与声律的讲求已然呈现不如既往的工整流利,从而映现出书写语言趋势与情志取向的彼此呼应与表里合一。

借由李白对六朝赋的学习与创作,乃至于是他早期运用骈俪与赋笔融合的散文,都不难看见他对于六朝骈俪文体的涵养与变创,其中固亦攸关如是飘逸不拘的诗仙李白,如何深入浅出,浸染变创及超逸不凡进而自成一格。换言之,面对六朝骈俪文体,李白又如何从早期六朝小赋,与其融合骈俪、赋笔的文章书写里,纵横飘逸,清丽超轶,展现其既曾潜心六朝骈俪文体的旧学传统根底,又力追清新俊逸的骈俪审美旨趣,而当李白借由出蜀漫游,追梦长安期间安陆十年曾擘画其士人梦想蓝图《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其中高谈张扬的寿山论述,又借由骈俪与赋笔的河流,展现诗仙李白追梦长安翩然青山的士人华丽梦想。

由上观之,李白汲取于《选》赋为主的汉魏

六朝骈俪书写的审美特质,作为其平生铺陈谪仙自我与追梦长安的深层情志隐喻,其实前后的书写脉动及其异同,大体即可由上述三个阶段作品骈俪与声律结合的前后对照,映现出以《宫中行乐词》为代表的长安供奉翰林阶段,在骈俪与声律合一的艺术特性上最为完美集中体现,由此观之,骈俪与声律的完美讲求应与李白以文学侍从身份奉诏应制的贵游文学特质息息相关,换言之,如《宫中行乐词》这类作品在骈俪与声律的结合上的精工缜密,固然适可展现李白对于六朝文体审美特性的精深造诣与得心应手,然则又同时反衬出李白供奉翰林从事贵游书写的另一种美丽与哀愁,并进而对照出《大鹏赋》与《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的大鹏梦景,与其文学侍从身份的相互扞格,甚至于渐次呈显的梦想焦虑,由是观之,他在供奉翰林时期的《宫中行乐词》这类作品的骈俪与声律,甚至宫体合一的六朝文体书写特质,就其平生的谪仙蓝图而言,俨然成为另类的困境隐喻及其梦想焦虑。

六、结论 行乐与失乐:李白供奉翰林的贵游身影及其谪仙困境

李白供奉翰林的职能基调,既集中体现在“多陪侍从之游”的相关作品里,尤其奉诏所撰富于宫体气息的宫中行乐一类诗歌,往往这一时期不仅文字精工华丽,时见骈俪、声律、宫体的多重六朝骈体文律取向,一方面既是李白六朝文体的重要展现场域,却也是贵游文学的职能投影,于是对于向来高揭其“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并继踵陈子昂复古步调的李白而言,从其作品书写的审美特质观之,实际上供奉翰林这一时期,正是李白最富于濡染六朝以骈俪为审美基调的创作阶段,当然向以不拘常调,且以“豪放飘逸”见称的诗仙李白而言,当他以宫廷贵游的文学侍从身份,奉诏应制的宫中行乐演绎,并以骈俪为其文学创作审美基调的诗歌,就其创作情境而言,即使这类作品并非诗仙李白引以为豪的创作长项,然而围绕骈俪审美的文采、声律,乃至宫体气息,就一个文学侍从奉诏创作的基本职能而言,基本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创作选项,于是深富六朝骈俪的审

^① (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770页。

美取向的词采、声律、宫体,在李白翰林时期的此一创作阶段,便呈现出迥异于李白如《将进酒》《蜀道难》一类经典作品的主要审美取向,供奉翰林“多陪侍从之游”的李白,这一围绕六朝骈体审美的相关文律特色,甚至从文学史的历史流变而言,缘自因辞赋化衍推而生的六朝骈文,也时见李白此一时期的宫中行乐书写的字里行间。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天宝初年以文学侍从身份供奉翰林,并奉诏演绎宫中行乐的六朝骈俪取向,遇见以不拘常调,且率多豪放飘逸的诗仙李白,如何跳脱于六朝骈体绮丽为主的书写观照,及其自我文学复古观照;换言之,当豪放飘逸的诗仙李白不得不充当长安贵游中文学侍从的职能演绎时,以骈俪为中心基调的六朝文律,与诗仙李白的创作基调取向豪放纵逸,从文学到文化意义而言,两种违和的创作精神与取向之间不免互见扞格,而对于无法多“处司言之任”却相对从事于“多陪侍从之游”的宫廷行乐书写,对于早已以《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揭橥诗仙自我平生梦想蓝图而言,终究可能成为一则富于情志隐喻,甚至贵游文学文化

意涵的讽喻及其焦虑命题,此诚为本文关注的主要论述旨趣。

由此观之,从李白早期寓居安陆十年开始,并且借由寿山论述所映现的骈俪诗仙梦想蓝图,臻至供奉翰林时期,充满贵游宫体一类骈俪书写的《宫中行乐词》贵游侍从身影,臻至于天宝三年赐金还山,告别长安后所撰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指涉其翰林贵游行乐生涯回顾的书写隐喻,三者前后文体审美特质一样的骈俪书写,对照李白前后的追梦长安历程,由蓝图到鸿图,由逸人到侍从,由知遇到焦虑,由梦境到困境的谪仙骈俪三部曲,凡此种种以丽辞书写所标示的谪仙追梦长安,始于行乐,终竟失乐的梦幻隐喻,俨然成为其贵游身影与谪仙困境的重要前后对照示意图绘,诚然可以视为诗仙李白借由骈俪书写所展开的长安追梦之旅及其情志焦虑的重要文学隐喻。也正是本文所尝试观照与诠释之论述旨趣所在。其中具体借由骈俪、声律、焦虑三者绾合又彼此互涉,从而映现诗仙李白供奉翰林文学侍从短暂生涯,并且深具行乐与失乐彼此互涉,又表里相应的“美丽与哀愁”贵游困境隐喻。

责任编辑: 刘 云